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第一期

赠阅·请交换

武汉大学历史系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

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

一九七九年五月



创 刊 说 明

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科学的指导思想，而史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根据。要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发表唯物主义的观点，都必须依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因此，对历史文献和文物的整理、研究历来都是史学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但是，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大搞“三假七真”，指白为黑，弄虚作假，肆意捏造等等，搞乱了史学理论，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也横遭摧残。为了恢复史学工作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拨乱反正，肃清林彪、“四人帮”对史料工作的影响和流毒，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严肃认真地开展对史料的考订和整理，更有迫切的需要。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是我室编辑的一种资料性的不定期的内部刊物。主要刊载与本段历史有关的史料考证性文章，也刊载经过初步整理的资料目录和论文索引，还准备摘译国外研究概况。不公开发行，仅供本段历史研究工作者参考。

我们的理论水平和专业水平不高，更没有编辑刊物的经验，缺点错误一定很多，希望得到同志们及时的批评和指正。

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

一九七九年五月

目 录

北凉承平七年(449)写经题记与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	唐长孺(1)
王保真墓志考释	陈仲安(9)
王 伯 当 ——隋末农民战争资料札记	黄惠贤(16)
魏晋间的乌丸与“护乌丸校尉”	陈国灿(21)
千唐志斋藏石目录(上)	谭两宜编(27)
	黄惠贤
	陈国灿校订
	程喜霖

北凉承平七年(449)写经题记 与西域通往江南的道路

唐长孺

新疆鄯善县土峪沟所出佛经残页，存卷末题记如下：

持世第一

岁在癸丑凉王大且渠安周所供养经吴客丹阳郡张休祖写用纸廿六枚

“持世”是经名。《出三藏记集》卷二著录“持世经四卷（原注：或三卷），姚秦鸠摩罗什译”。同书卷一四《鸠摩罗什传》也记有此经。①所谓“持世第一”即《持世经》第一卷。

癸丑是沮渠安周的承平七年(449)。公元439年北魏攻围北凉都城姑臧（今甘肃武威），凉王沮渠牧犍降。牧犍弟无讳继续在酒泉、敦煌抗拒魏军。442年，无讳放弃敦煌，西渡流沙，占领了鄯善（今新疆若羌），同年九月，无讳占领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次年称凉王，建元承平。444年，无讳死，弟安周继立，仍用承平年号。沮渠无讳兄弟虽仍称凉，实只据有故北凉的高昌一郡。

此经题记只记干支，不用承平年号，自称“吴客”，还标名“丹阳郡”人（治所在今江苏南京市）。传世这一时期的写经还有一件《菩萨藏经》，题记称“承平十五年，岁在丁酉，书吏臣樊济写。”而此件既不书承平年号，也不称臣，表明张休祖是来自江南的寓客，不是北凉的臣民。他什么时候以及怎样从丹阳到达高昌无从查考，但由此可证高昌有江南人寓居，也说明即使在这个南北分裂的时期，不但是中原，甚至江南也和新疆的交通从来没有隔断。

本来，当北凉占领河西走廊时就一直与东晋、刘宋使命往来。此前，前凉、西凉也是一样。当时由凉州通往晋、宋，都由益州入境。所以前凉奉表东晋，不得不向据有益州的成汉政权称臣，以求假道；②而北凉和东晋的通使，也在晋将朱龄石消灭了割据益州的谯纵之后。③他们由凉州入益州的道路未见具体记载，但由于甘肃南部的道路常被中原诸政权隔断，可以推定必须经过吐谷浑的领地（今青海省），当时从敦煌或张掖南下吐谷浑再东行入益州是商旅往来的通道。

① 《持世经》一名《法印经》，亦即《持人菩萨经》。《开元释教录》卷四，鸠摩罗什所译《持世经》四卷，注云：“一名《法印经》，或三卷，第三出，与法护持人经等同本，见二秦录及僧祐录。”按此经西晋竺法护初出，名《持人菩萨经》，其后竺法念再出，仍故名，鸠摩罗什译《持世经》始名《持世经》。

② 《晋书》卷八十六《张骏传》。

③ 《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

史籍记载，沮渠无讳弟兄曾三次通使刘宋。

第一次使命往来，据《宋书》记载在442年。《宋书·文帝纪》元嘉十九年(442)六月壬午称：“以大且渠无讳为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同书《氏胡传》于同年九月记无讳占领高昌后称：

遣常侍沮儁奉表使京师，献方物。太祖诏曰：“往年狡虜纵逸，侵害凉土。西河王（按当为河西，倒误）茂虔遂至不守，沦陷寇逆。累世著诚，以为矜悼。次弟无讳克绍遗业，保捍方隅，外结邻国，内辑民庶，系心阙庭，践修贡职。宜加朝命，以褒笃勋，可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

因为纪和传所记月分不同，《通监考异》还专出一条，云“宋本纪封爵在六月，传在九月末，今从传”。其实本纪的六月乃宋廷发诏授予无讳官爵之时，传在九月末乃沮儁奉诏抵达之时，本来并不矛盾。问题在于无讳于何时何地遣使。查本年四月无讳始放弃敦煌，西赴鄯善，六月仍在鄯善。宋廷发诏授官在六月，则沮儁到达建康应在其先，奉使当然更早。我认为无讳之遣沮儁当在他四月离敦煌前，也即是说沮儁至迟在这年春间从敦煌出发使宋。那时凉州自敦煌以东已被魏占领，他走的大概就是过去西凉通使晋、宋的道路，即由敦煌南下今柴达木盆地，通过吐谷浑以入益州而东下建康。

第二次即在次年(443)，《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年称：“是岁，河西国……并遣使献方物。”这次当是无讳接受官爵后遣使报谢。

第三次在444年，本年无讳死，安周继立。《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一年九月甲辰称：“以大且渠安周为征西将军、凉州刺史。”《氏胡传》记下了授官爵的诏书：

故征西大将军、河西王无讳弟安周……虽亡土丧师，孤立异所，而能招率残寡，攘寇自今，宜加荣授，垂轨先烈。可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领西域戍已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

这回安周遣使当然是由于无讳死后，向宋廷告丧和请求嗣位。宋廷所授官爵，过去授予无讳的基本上与授予沮渠牧犍的相同，这回授予安周的却以“西域戍已校尉”换去“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表明这是个驻屯高昌的地方政权。

上年和本年的沮渠氏使者毫无问题是从高昌出发的。当时北魏已占领全部河西地区，当然不可能进入玉门、阳关，象第一次那样由敦煌南入吐谷浑境。使者走的道路应该先通过焉耆到鄯善（今新疆若羌），由此沿现在若羌越过阿尔金山口进入吐谷浑境的白兰地区，再东至察汗乌苏河的都兰城（即随后的吐谷浑都城），经由柴达木盆地，更东南行，以达吐谷浑东境龙涸（今松潘）而入益州。

从高昌经焉耆到鄯善这一段路程从来就是行旅频繁的通道。人所熟知，公元400年法显就是从鄯善到焉耆，他的同伴智严等三人又从焉耆“返向高昌求行资”的，而沮渠无讳也就由焉耆东北进军高昌。①《氏胡传》称442年8月无讳进军高昌时，曾留从子丰周留守鄯善。②

① 《魏书》卷九九《沮渠氏传》。

② 同上书作“无讳留安周住鄯善”。按同书卷四三《唐和传》称和为柔然所逼，西进高昌，初与沮渠入高昌的军队相敌，即记“时沮渠安周屯横截城”。则安周当随无讳同行，兼守鄯善者为丰周，《宋书》是。

虽然丰周留守到何年我们完全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在一个时期内，鄯善和焉耆是与沮渠氏一起力谋阻止北魏势力西进的。这一点我们在下文将要谈到。因此，从高昌到鄯善这条道路也许可以说处于沮渠政权的控制下，来往自无阻碍。

从鄯善直接进入吐谷浑境及以后的道路虽然不清楚，却也不是毫无迹象。《高僧传》卷三《昙无竭传》称：

遂以宋永初元年（420）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资幡盖供养之具，发迹此土（北燕都龙城，今辽宁朝阳），远适西方。初至河南国，仍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

按昙无竭从今朝阳出发，穿越北魏境内，由今河北到甘肃一段路程，本传略而不记，第一个提到的地方是河南国。河南国往往指吐谷浑，但吐谷浑主之被封为河南王是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事。^①所谓“河南”，也指甘肃境内黄河以南地，占领这个地区的乞伏乾归和其子炽盘先后都曾称河南王，此时（414）虽已称秦王，史籍上都称之为西秦，但佛教著述中常仍其故号。^②此传之“河南国”疑指西秦。

昙无竭经历的第二个地方是海西郡，近代学者都认为是西海郡的倒误。我们知道自后汉末以来的西海郡置于居延。但昙无竭既已到达河南国（今甘肃西南部至青海东北部，即兰州至乐都、西宁一带），忽又北上横越北凉统治区域以至居延，然后西到高昌，这是很难理解的。如果他要经由北凉以至高昌，也没有必要北行数百里到居延，拐这个大湾子。而且从居延到高昌大概还得西经伊吾（今哈密），这条路不但地理上不太好走，而且在公元400年以后政治上有阻碍（见下）。夏鼐同志曾经解释昙无竭所经应指王莽所置的西海郡，地处青海西。^③这个解释是可信的。史籍虽无此郡复置的记载，使用古地名也是常事。《魏书·吐谷浑传》记北魏曾封吐谷浑主伏连筹为“西海郡开国公、吐谷浑王”。显然，西海郡公之封就因这时的吐谷浑都城在王莽所建的西海郡境。因此，昙无竭以西海郡称吐谷浑，在地理上和习惯上都是讲得通的。

从西海郡出发就一下到了高昌，这段路程除了“入沙流”一语外，完全不知道怎样走。看来，昙无竭既到河南国，就可以由今兰州北上至武威，也可以由今西宁北上至张掖，然后西行。他却不北上，而西行到今青海境内的古西海郡，他从西海郡至高昌，中间不提任何郡名，似乎也没有进敦煌。他的行程可能有意绕过河西走廊。所以要绕过，就因这条平时通行的道路受到阻碍。他从黄龙国（辽宁朝阳）出发是在宋永初元年（420），永初元年和二年间西凉和北凉关系比较紧张，元年六月和二年七月都曾发生战事，大概他要由西秦进入北凉境有困难。也正是在这二年间，北凉并吞了西凉。永初元年七月，北凉沮渠蒙逊攻取西凉都城酒泉，次年三月又决米灌城，攻取敦煌；同年十二月攻围西凉残余势力唐契于晋昌（今甘肃

① 《宋书·吐谷浑传》。

② 《高僧传》卷一《释玄高传》称：“仗策西秦，隐居麦积山……时河南有二僧，虽形为沙弥，潜持檀像相，恣情崇拜，厥志学僧。昙无毗既西皮舍夷，二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殊树玄高。”此传即称西秦为河南。又《大唐内典录》卷三，《西秦乞伏氏传译佛经录》云：“又一十五经，卷之五，卷之二卷，皆西域僧人当是孝武帝时沙门至竺于河南国为乞伏乾归译。”亦仍以西秦为河南。

③ 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一期。

安西)，而敦煌——伊吾——高昌这条道路当时在颇大程度上受来自北方的柔然游骑的干扰。昙无竭从吐谷浑西行之际，估计当在永初二年，正是北凉占领敦煌前后，由敦煌出玉门到鄯善的道路大概难以通行，由敦煌经伊吾至高昌的道路其难行就更不必说了。

与此同时，西秦和吐谷浑的关系却比较好。永初二年（421）四月，吐谷浑王阿柴还接受了西秦的官爵。^①从西秦到故西海郡在这个时期并没有什么困难。穿过柴达木盆地，不经敦煌，直走鄯善，道路虽然艰险，却也是吐谷浑人和西域人往来常走的道路。

二十年前昙无竭由吐谷浑故西海郡到高昌的道路也就是二十年后沮渠无讳弟兄入宋使人经行的道路。

如上所述，自442年后，沮渠无讳，安周弟兄连年和刘宋通使，但此后却忽然中断了十四年一无记载，直到宋大明三年（459），也即是沮渠安周为柔然所灭的前一年，《宋书·孝武帝纪》于是年十月记：“戊申，河西国遣使献方物；庚戌，以河西王大且渠安周为征虏将军、凉州刺史。”^②为什么444年以后高昌和刘宋的使命往来中断了呢？

原因很简单，就是由高昌经鄯善，入吐谷浑以达益州的道路从444年以后堵塞不通了。《魏书·世祖纪》下记载444——445年间这条路上发生的重大事件：

太平真君五年（444）

三月，遣使者四辈使西域。

七月，晋王伏罗督高平、凉州诸军讨吐谷浑慕利延。

十月癸未，晋王伏罗大破慕利延；慕利延奔白兰。

太平真君六年（445）

四月庚戌，征西大将军高凉王那等讨吐谷浑慕利延于阴平白兰。

同月，散骑常侍，成周公万度归乘传发凉州已西兵袭鄯善。

八月壬辰，度归以轻骑至鄯善，执其王真达以诣京师。

同月，高凉王那军到曼头城，慕利延驱其部落，西渡流沙。那急追，慕利延遂西入于阗国。

从444至445年，北魏发动了对吐谷浑的进攻，吐谷浑被迫“西渡流沙”，到达于阗。^③《魏书·吐谷浑传》记述此事，说“七年，乃还旧土”，“七年乃指太平真君七年（446）。当然，在几年内吐谷浑境内已无法通行。而在魏军追击吐谷浑的同时，北魏又攻下了鄯善，沮渠政权的使者想从高昌通过鄯善也不可能了。

这次北魏所以要袭击取鄯善，是因为鄯善堵塞了魏使通往西域的门户。上引《世祖纪》下真君五年（444）三月北魏就曾派遣使者通西域。当时对北魏使者来说，由敦煌经伊吾通过沮渠安周占领的高昌是不可能的，那就只能通过鄯善，但这条路也走不通。《魏书·西域传序》说：

① 《资治通鉴》卷一一九。

② 同书《氏胡传》不记授官，但云“献方物”。按444年安周已授征西将军军号，征西和征虏虽晋、宋官品同在第三，而征虏班在征西之下，这次远使朝贡，似不应降低军号，疑有误。

③ 据上引《世祖纪》下太平真君六年八月万度归已袭取鄯善，执其王以归，似魏军已占领鄯善。吐谷浑西迁在同月，不云与万度归军相遇，恐是绕越鄯善，万度归以轻骑袭鄯善，所领军必不甚多，故不能拦击。

凉州既平，鄯善国以为唇亡齿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为魏所灭，次及我也。若通其使人，知吾国事，取亡必近，不如绝之，可以支久。乃断塞行路，西域贡献历年不入。后平鄯善，行人复通。

这段记载是有错误的，因为魏取武威是在439年，据同书《沮渠传》和《鄯善传》441年沮渠安周攻围鄯善时，从天竺、罽宾还至鄯善的魏使曾力劝鄯善王拒守不降，可知直到此时魏使对鄯善仍有一定影响，岂有因“武威为魏所灭”而拒魏使之事。更重要的是，自439年到442年，沮渠无讳弟兄继续在酒泉、敦煌与魏相抗，北魏也无法派遣使人通过玉门、阳关，魏使之不能通往西域，与鄯善全不相干。只有442年鄯善降沮渠之后，才有可能发生阻绝魏使之事。所以《鄯善传》记沮渠安周攻鄯善时说：“后比龙（鄯善王）惧，率众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应安周。（其后魏遣使使西域，道出其国），①鄯善人颇剽劫之，令不得通。”可知“阻塞道路”必在442年之后，被剽劫的使西域的魏使应即《世祖纪》下所记真君五年（444）派遣的“使者四辈”，所以下一年进攻鄯善。

我们在上面已提到442年以后，沮渠无讳仍留人镇守鄯善，虽然大概不久就撤退，但鄯善一度是在高昌沮渠政权控制下的，至少也是在政治上受其影响的，所以联合抗拒北魏势力的西进；与之同时，即442—444间，高昌遣使江南却通过鄯善畅行无阻。

445年吐谷浑既已被迫西迁，鄯善又被魏军攻破，②高昌通往江南的道路当然全部堵塞。次年，吐谷浑虽已东返故地，而魏军仍然控制鄯善。二年以后又有新的发展。《魏书·世祖纪》下太平真君九年（448）称：

五月，以交趾公韩拔为假节、征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镇鄯善，赋役其民，比之郡县。

秋八月，成周公万度归千里驿上，大破焉耆，其王鸠尸卑那奔龟兹。

十有二月，诏成周公万度归自焉耆西讨龟兹。

这一年，韩拔镇守鄯善，并给以鄯善王及西戎校尉的名义。同时，万度归进军占领焉耆，并建立了焉耆镇。度归进军龟兹，留下沮渠氏死敌西凉残余势力的代表唐和镇守焉耆。③

自444年至448年北魏攻破吐谷浑，占领鄯善和焉耆，设置军镇，高昌通往江南的道路被阻，这就是444年以后再也不见高昌遣使刘宋的原因。

但是为什么过了十四年，到459年又有高昌使者到达刘宋呢？可能是一次成功的偷越，这时偷越的行旅一定从未断绝过，只要越过魏军的防戍地带，就进入吐谷浑领地，吐谷浑于真君七年（446）返回故地后，和刘宋仍然继续通使来往，高昌使者不难由此进入益州。但也不排斥那时魏军已撤离了焉耆、鄯善。《魏书·唐和传》说他在正平元年（451）已从焉耆回代京。同书《车伊洛传》说移居焉耆的车师王车伊洛也在次年到了代京。以后绝不见有谁充当焉耆镇将，而且又有了焉耆王。很可能就在452年或稍后魏军已撤离焉耆。魏军在鄯善

① 括号内十二字原缺，据《通志》卷一九六《鄯善传》补，见标点本《魏书·西域传》校勘记〔三〕。

② 《世祖纪》只说万度归袭取鄯善，“执其王真达以诣京师”。据《世祖纪》下太平真君八年（447）十二月仍有鄯善“遣子入贡”的记载，则鄯善仍自有王。但当有驻守其地的魏军。

③ 《魏书》卷四三《唐和传》。

究竟延续多久是不明确的，《魏书》中虽然屡见鄯善镇，而且一直到魏末尚见记载，^①但所指却不一定就是韩拔所镇的鄯善。《元和郡县志》卷三九鄯州条：

后魏以西平郡为鄯善镇，孝昌二年（526）改镇立鄯州。

可知北魏在今青海乐都设置鄯善镇，它与新疆的鄯善不能混为一谈。《魏书》中所见鄯善镇除了《王建传附孙安都》一例以外，都可肯定指的是今乐都的鄯善镇。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鄯善镇即迁自新疆若羌，因为今乐都、西宁一带从来不是鄯善人的居地，很难设想凭空把所置之镇名为鄯善。所以，新镇之立就意味着旧镇的撤废。《元和志》不记设镇时间，我们难以断言何时自若羌迁来，只能说不能排斥459年已迁而已。关于鄯善镇的问题需要另文讨论，这里只是对于在中断十四年后高昌得以恢复与刘宋使命往来之故的一种推测。

559年，高昌沮渠政权最后一次通使刘宋，下一年就被柔然所灭。但西域和江南的行旅仍然继续在这条道路上来往。《高僧传》卷一三《释法献传》称：

以宋元徽三年（475）发踵金陵，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既至于闐，欲度葱岭。值栈道绝，遂于于闐而返。

法献从益州经由河南即吐谷浑以入西域，就是沮渠使宋使者的归路。但河南到于闐怎么会取道芮芮（柔然）呢？从吐谷浑到于闐可以经由鄯善、且末，也可以自鄯善北上经耆焉、龟兹再南下至于闐，不管走哪条路都不会通过柔然。这里只有一个解释，就是鄯善以西、于闐以东当时在柔然控制之下，所以说成“道经芮芮”。

也正是在宋、齐时，“河南道”是南朝到西域而与柔然间使命往来的通路。《南齐书·州郡志》报导了这种情况，说：益州“西通芮芮、河南，亦如汉武威、张掖，为西域之道也”。

柔然和刘宋一向通使，北魏太武帝于元嘉廿七年（450）与宋文帝书，就责备宋朝“往日北通芮芮，西结赫连、蒙逊、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②在元嘉年间（424—453）柔然使宋见于记载的有元嘉五年（428）和元嘉十五年（442）二次。^③这二次都可以通过北凉入吐谷浑而至益州。自宋孝武帝大明七年（463）至宋顺帝升明二年（478）宋亡，十五年间柔然使宋有八次之多，南齐时仍在继续，《南齐书·芮芮传》综括地说：“芮芮常由河南道而使益州。”毫无疑问，往来是通过西域和吐谷浑的。《南齐书》卷五九《河南传》称：

宋世遣武卫将军王世武使河南，是岁，随拾寅（吐谷浑可汗）使来献。诸答曰：“……今诏升徽号，以酬忠款，遣王世武命拜授。又仍使王世武等往芮芮，想即资遣使……得时达……”。

永明三年（485），……遣给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芮芮使，六年乃还。

同卷《芮芮虏传》：

升明二年（478），……遣骠骑将军王洪范使芮芮，克期共伐魏虏。

《资治通鉴》卷一三五，齐建元元年（479）亦记此事，云“洪范自蜀出吐谷浑，历西域，

① 鄯善镇历见《魏书》卷三〇《王建传附孙安都》，同卷《楼伏连附从曾孙毅传》，卷三二《高湖传附孙猛虎及从孙干传》，卷八六《乞伏保传》，卷一一二《奚征志》等。

② 《宋书》卷九五《索虏传》。

③ 历史研究所编《柔然资料辑录》。以下引《宋书》、《南齐书》所记柔然遣使宋、齐事，并见此书，不再注明。

乃得达”，具体说明了使柔然的道路。如上所述，可以看到443年以后柔然和南朝的交往频繁。这条通过吐谷浑，历鄯善、高昌的道路当时是畅通的。我们知道早在沮渠安周时，柔然就曾与沮渠联合灭掉车师前部，①460年又灭沮渠政权，其势力南达鄯善等地。《宋书·索虜传》说“西域诸国耆焉、鄯善、龟兹、姑墨东道诸国并役属之”，这正是宋、齐间的情况。

487年高车西迁，高昌、焉耆、鄯善等地的柔然势力被逐出，南齐仍通过“河南道”遣使高车。《南齐书》卷五九《芮芮传》：

先是，益州刺史刘俊遣使江景玄使丁零（高车），宣国威德。道经鄯善，于阗。鄯善为丁零所破，人民散尽。于阗尤信佛法。

丁零僭称天子，劳接景玄，使返命。

《南齐书·武帝纪》刘俊任益州刺史自永明九年正月至十一年二月（491—493），江景玄使丁零亦当在此时。②

516年（魏孝明帝熙平元年），柔然大败高车，“尽并叛者，国遂强盛”。③在此之先，已恢复了和南朝的往来，④当然走的仍是这条“河南道”。

自从460年高昌沮渠政权灭亡后，经历了几次的政权更迭，长期没有与南朝通使，直到梁大同中（535—546），高昌王麹坚才一度遣使梁朝。⑤但是我们相信自宋以来和柔然、高车的往来大概都得经由高昌。《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记北魏宣武帝给高车主弥俄突的诏书便说：“蠕蠕、唃哒、吐谷浑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掎角相接。”这里说的是唃哒、吐谷浑与柔然间的交通，而南朝是经吐谷浑以与柔然交往的，当然也必“路由高昌”。因此，虽然自沮渠政权灭亡后，高昌很少和南朝直接来往，但却处于联结柔然与南朝的枢纽地位。

南朝与西域交通必须通过“河南道”是由于河西走廊属于北魏，无法通行。奇怪的是北朝通往西域有时也走这条路。《洛阳伽兰记》卷五引宋云、惠生行记称：

初发京师，西行四十日，至赤岭（今青海西宁西），……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浑国……从吐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为吐谷浑所吞。今城内主是吐谷浑第二息宁西将军，总部落三千以御西胡。从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

宋云、惠生于北魏神龟元年（518）从洛阳出发赴西域，那时河西走廊没有什么阻碍，可是他们却也象百年前的县无竭一样穿过吐谷浑，而且绕过敦煌，直到鄯善。这似乎表明在吐谷浑保护下直达鄯善比走河西更为安全。《续高僧传》卷二《闍那崛多传》叙述崛多自于阗入西魏的途程是“又达吐谷浑国，便至鄯州，于时即西魏后元元年（554）也。”崛多在宋云、惠生之后三十多年，他到于阗后，传即云“达吐谷浑”，没有提且末、鄯善，知其时仍由吐谷浑占领，他也是不入敦煌，而经由柴达木盆地以至鄯州。从宋云、惠生和崛多的行程，可以知道，早

① 《魏书》卷三〇《车伊洛传》，卷一〇二《车师传》。

② 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17页注二七。

③ 《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

④ 《梁书·武帝纪》记芮芮遣使年与同书《西北诸戎传》有出入。

⑤ 《梁书》卷五四《高昌传》。

从 421 年昙无竭以来，北朝和西域的交通绕过河西走廊而取道吐谷浑也并不罕见。

※ ※ ※

以上我们从史籍记载中摘录一些有关南北朝时期西域与江南交通的资料，说明当时从益州到鄯善有一条几乎与河西走廊并行的道路。这条道路大概早就是西域、青海、甘肃、四川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通道，但到了南北朝才更加显得重要。本来，益州和西域之间的往来，只在河西走廊东头与进入关中的大道分路，不必要穿越柴达木盆地，但当时由于南北朝分立，南朝来的和往南朝去的行旅不得不绕过北朝所属的河西走廊，特别是官方使节更需要如此。

虽然这条道路主要是用于江南和西域间的，但有时中原与西域间的行旅也走这条路，特别在北朝后期某个短期内几乎代替了河西走廊，成为西域与内地交通的主要道路。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由于河西走廊上发生什么阻碍，也可能由于柔然游牧对敦煌的干扰，出入玉门、阳关不太安全，而青海地区东至龙湫（今松潘），西达鄯善（今若羌），却长期以来由吐谷浑统一管辖，一个相对稳定的吐谷浑政权对于这条道路的畅通起了保证作用。

无可怀疑，在南北朝阻隔的局面下，这条道路为维护西域与内地特别是与江南的交通起了巨大作用。通过这条道路，政治上从另一条渠道加强西域乃至北方各族与内地的联系；丹阳人张休祖客居高昌，不少西域商人和僧徒来到江南，说明经济和文化交流不仅存在于西域与中原间，同时也存在于西域与江南间。

王真保墓志考释

陈 仲 安

《王真保墓志》是1972年三月在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木河公社平王大队出土。首题“王司徒墓志”，末标“大赵神平二年岁次己酉十一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记”。志石存甘肃省博物馆，志文已在《文物》1975年第六期秦明智、任步云二同志所著《甘肃张家川发现“大赵神平”二年墓》一文中发表。秦、任二同志对墓志入土年代及当时地理位置考订已确。此志有关魏末人民起义史实，同时对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屠各族的历史也有参考价值，甚可宝贵。现再为考释，并与秦、任二同志相商榷。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兹将志文重录如下：

王司徒墓志

君讳真保，秦州略阳人。实轩辕之裔，后稷之胄。盖隆周即豫，霸者专征，陈生嗟去，获兆西域，遂飞实武威，别为王氏。历代名位，左右贤王。暨汉世大统，诸国内属，因朝入士(仕)，鸣玉西都。后中国失御，魏晋迭升，或龙腾白马，凤颺金城，所在立功，图勋帝室，受晋茅土，遂家略阳。高祖擢，晋龙骧将军宁夷校尉、赵显美侯石虎之子。于时冲年立操，二九登庸，布尊蕃方，联晖相袭，分金益部，片珪井野，入服貂珥，出任推毂。兆虽繫根海底，即亦抽柯入汉。后石室告屯，苻宗策马，张氏承机，抚剑河西。豪桀(杰)鼎峙于三方，庄(壮)土偃蹇于斯年。爵命缤纷，竟(竞)溱如雾。公匪(非)义张祚，东轶入秦。明帝置席，建师贤之礼；分土南安，托殊常之寄。将欲问策帙中，委戈厝门，不幸寝疾，薨于京师。翼赞之功未宣，六奇之谟掩发。秦后痛之，追谥曰庄(庄)。曾祖陵，抚军将军、梁州刺史。烈祖伏仁，乞伏世，祁连、汉阳二郡太守。父润，陇西太守。秦畿戎裔，习俗悠犷，民负巖导(碍)，世为囑虑，乃是将军仞(仞)峰之场，帝王彰威之地，世祖为之徘徊，曹公于是逊遁。自代国启基，洮陇初开，抚新御险，时难其委。以公器略渊明，经纬有方，济时所托，以为德(得)人。公体敦惠和，化邻南岐之风，育海千里，治□□欺之术。年未致仕，暴患而薨。民怀市哭之恋，吏抱野祭之哀。魏苞餘善，赠龙骧将军、交州刺史。君气品渊澄，资含玉质，良工不能挠(挠)其劲，脩纶未足度其深。弱冠仕郡，厉政功曹。刺史由阳公，魏之懿德，识亮高明，光临申举，择必良彦，自非累代豪家王公之族，才逸孤群，都无以豫其选。于时民豪列庭，冠带鳞萃，公独被瞩目，留目丁宁，即补西曹，用强贞干。在公清雅，声驰北京。孝文嘉之，策授广武将军、城都侯。公执操自高，每多慷慨，志兼择翻之规，情念矫麟之望，风随之节未申，腾雾之忧未举，寝疾不豫，奄然即世。时年六

十，豪友痛之。自魏道历终，大赵应期，寻仁恋德，望坟追赠，加使持节大都督、西道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司徒公、天水郡开国公、太原王，谥曰懿。使持节即柩宣策，祭以大牢，仰述美绩，镌铭记德，颂曰：（铭词略）。大赵神平二年岁次己酉，十一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记。

从志文中提出了如下两个问题。一，王真保属于何族？二，大赵政权的建立者是谁？

一 王真保属于何族

志文叙王真保先世，有“获兆西域”、“飞实武威”、“历代名位，左右贤王”、“汉世大统，诸国内属，因朝入仕，鸣玉西都”等语，其为我国西北入居内地之兄弟民族无疑。但究属内迁各族中的何族呢？志文中提到的王擢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王擢是十六国早期人物，本人无传，事迹散见于《晋书》卷7《康帝纪》、卷8《穆帝纪》、卷86《张轨附张重华、张祚传》、卷105《石勒载记》、卷108《石季龙载记》上、卷107《石季龙载记》下、卷112《苻健载记》。现将有关王擢生平的主要记录摘要如下。《晋书》卷105《石勒载记》：

秦州休屠王羌叛于勒，……勒遣石生进据陇城。王羌兄子擢与羌有仇，生乃赂擢，与掎击之。羌败，奔凉州。

此事在石勒建平元年，即公元330年，是王擢见于史籍的最早记录。由此可知王擢为休屠族，也就是屠各族。^①此后，王擢即为后赵重要将领，经常与前凉作战。《晋书》卷7《康帝纪》建元二年（公元344年）四月：

（前凉）张骏将张瑾败（后赵）石季龙将王擢于三交城。

卷8《穆帝纪》永和二年（公元346年）六月：

石季龙将王擢袭武街，执（前凉）张重华护军胡宣。

此事又见于《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下。后赵亡后，王擢先请降于东晋，后又投奔前凉。《晋书》卷8《穆帝纪》永和八年（公元352年）七月：

石季龙故将王擢遣使请降，拜征西将军秦州刺史。……冬十月，秦州刺史王擢为（前秦）苻健所逼，奔于凉州。

卷86《张轨附张重华传》：

是时，石季龙西中郎将王擢屯结陇上，为苻雄（苻健弟）所破，奔张重华。重华厚宠之，以为征虏将军、秦州刺史。……复授擢兵，使攻秦州，克之。

又《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下：

秦州，……中原乱，没胡。穆帝永和八年，胡伪秦州刺史王擢降，仍以为刺史。寻为苻健所破。

至前凉张祚时，王擢为祚所忌，又投前秦。《晋书》卷86《张轨附张祚传》：

太尉桓温入关（时在晋穆帝永和十年，公元354年），王擢时镇陇西，驰使于祚，

^① 休屠即休屠各，又省称屠各，见唐长孺先生《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初编384页。

言温善用兵，势在难测。祚既震惧，又虑王擢反噬，……密遣亲人刺擢，事觉，不克。……更遣其平东将军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张芳率三千人击擢，败之。擢奔于苻健。

以上记载，说明王擢曾先后臣附于后赵、前凉、前秦，与志文所谓“片珪井野”^①、“出任推毂”、“后石室告屯，苻宗策马，张氏承机，抚剑河西”、“公非义张祚，东辕入秦”这些文字相印证，知道这个王擢就是王真保的高祖。志文“明帝置席”之明帝，即苻健，他死后被追谥为“明皇帝”。^②

志文还说王擢是“晋龙骧将军宁夷校尉、赵显美侯石虎之子”。^③这个石虎是谁呢？据《晋书》卷103《刘曜载记》称：

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曜大悦，署武为使持节、都督秦州陇上杂夷诸军事、平西大将军、秦州刺史、酒泉王。^④……太宁元年（公元323年），陈安攻曜征西刘贡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将攻上邽以解南安之围。

这个“休屠王石武”在《太平御览》卷299引萧方等《三十国春秋》中作“石虎”。《晋书》作“武”是唐人避讳所改。桑城据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认为就是南安的桑壁，约在今甘肃陇西县境。《通鉴》卷94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九月“休屠王羌叛赵”条下，胡三省注云：“休屠王羌，石武之部落也”。据前引《石勒载记》，王羌即王擢之叔父，他们都是休屠族。石武之出现于史籍与王擢之最早出现时间，相距不过八年。那末“休屠王石武”应该就是墓志所说的王擢之父“石虎”，也就是王羌之兄。他应该是“王”其姓，“石虎”其名。志文中的“晋龙骧将军宁夷校尉、赵显美侯”应当是石虎的官爵而不是王擢的官爵。我们知道，在西晋末年，南阳王司马保曾占据秦州，自称晋王。他先据上邽，后奔南安，再奔桑城，^⑤王石虎可能是先受司马保的官号，后来又投降前赵刘曜的。王石虎、王擢父子虽曾历仕西晋、前赵、后赵、前凉、前秦，他们活动的中心却都在秦州，这是因为秦陇地区是内迁休屠族即屠各族的聚居之地的缘故。^⑥

明白了王真保为休屠族之后，对志文所说的“获兆西域”、“飞实武威”、“汉世大统，诸国内属，因朝入仕，鸣玉西都”等语就好理解了。因为休屠族本是汉代匈奴休屠王的部落。武威是休屠王的故地。^⑦汉武帝时，休屠王与浑邪王谋欲降汉而后悔，浑邪王杀之而并率其部落降汉，汉朝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南的五郡之地，秦陇地区的休屠族当即此时迁来。休屠王的儿子金日磾及其子孙是西汉有名显贵，^⑧休屠族中其他人在汉朝做官应亦不少。上述文句就是指这些史实。

王擢以下的王陵、王伏仁、王润不见史籍记载。从墓志中知道他们也是在秦陇地区活

① 《汉书》卷28《地理志》下“秦地于天官，东井、舆鬼之分野也”。“片珪井野”意即为秦州刺史。

② 见《晋书》卷112《苻健载记》。

③ 秦、任两同志以“晋龙骧将军，宁夷校尉、赵显美侯”为王擢官爵，从“侯”下断句，误。

④ 《通鉴》系此事于晋元帝永昌元年，即公元322年。

⑤ 见《晋书》卷37《南阳王模附子保传》。

⑥ 秦陇地区为屠各族分布最多的区域，唐长孺先生《魏晋杂胡考》有详细论证，读者可参考。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初编。

⑦ 《汉书》卷28《地理志》下：“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

⑧ 以上见《汉书》卷55《霍去病传》，卷68《金日磾传》。

动，仕宦不离本乡。大约先后服属于前秦、后秦、西秦（乞伏）几个政权。到王润时才归附北魏（即代国）。王润死后，北魏赠以交州刺史。据《隋书》卷29《地理志》上陇西郡长川县下注云：“西魏置北秦州，后改曰交州”。此交州约在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①《隋志》说是西魏以后由北秦州改名。今据此志，则可能在北魏之前已置交州于此地。此地在北魏时当属于略阳郡境，故北魏用为王润赠官，完全符合当时习惯。

王真保本人事迹也不见于史传。墓志说他受到北魏秦州刺史山阳公的赏识，辟为西曹。考北魏时吕罗汉曾封山阳公而任秦、益二州刺史，约在北魏献文帝至孝文帝初年，^②与墓志所叙王真保的生活年代相当。那么这个山阳公应即是吕罗汉。志文说王真保做官时，“在公清雅，声驰北京”。北京指平城，说明当时还在孝文帝迁都之前。志文此后即叙王真保之死，那末他的死可能还在迁都之前，或在迁都后不久。

二 大赵政权的建立者是谁？

关于大赵政权的建立者，秦、任两同志曾有初步推断。他们倾向于是万俟丑奴而不倾向于是王庆云。但未作肯定论断，表示需要作进一步研究。我们觉得属于王庆云的可能性较大，属于万俟丑奴的可能性甚小。

为什么不可能是万俟丑奴呢？第一，因为万俟丑奴起义军的势力从未到过陇右地区。在魏末关陇地区人民起义的有两支。一支是以高平镇为中心，以胡琛为领导的起义军。万俟丑奴原是胡琛部下，孝昌二年（公元526年）九月，胡琛死后，万俟丑奴继续领导。当万俟丑奴领导时期，这支义军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泾水流域，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甘肃省庆阳地区和陕西省西北部。他的势力从未超越陇山而西，到达王真保坟墓所在的略阳（即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一带），^③很少可能到王真保的墓前去“望坟追赠”，并埋下志石。第二，万俟丑奴属于鲜卑族，^④他所率领的这支义军也是以敕勒族和鲜卑族人为主，^⑤未见与属于休屠族的王真保有什么关系，没有理由去封赠死去已数十年的王真保。第三，万俟丑奴所建年号为“神兽”，是由于获得一头西域狮子。这在《北史》卷48《尔朱天光传》、卷97《西域传》里有明确记载。《洛阳伽兰记》卷3宣阳门条也说：“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⑥为逆贼万俟丑奴所获，留于寇中。永安末，丑奴破，始达京师”。可见这是当时人所熟知的事，并非误传。这与墓志上的年号“神平”不合，说明“大赵”政权非丑奴所建。

为什么可能是王庆云呢？因为王真保是秦州略阳人，而王庆云也一开始就在这个地区活

① 据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及谭其骧等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

② 《魏书》卷50《吕罗汉传》，吕罗汉在秦益二州刺史任后，还调到平城去作了一任内都大官，死于太和六年。

③ 关于胡琛及万俟丑奴义军活动的范围可参考《通鉴》卷150至154有关记载。在孝昌二年，莫折天生部下吕伯度叛投胡琛时，胡琛的兵力曾到过秦陇地区，但时间短暂，也不是万俟丑奴领导时事，事见下文。

④ 据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外篇《东胡诸姓》，246页。

⑤ 胡琛就是敕勒人。当时这支义军被称为“高平庸贼”。“虏”按当时习惯是称呼北方民族。

⑥ 《北史》及《魏书》波斯作哒，大约是因当时波斯臣属于哒。见《宋云行记》。

动，与王真保可能是同族，甚至是同宗，我们知道，魏末秦州地区人民起义的领导人是莫折大提及其子念生。他们于正光五年（公元524年）六月起义后即派秦州城人卜朝去攻下高平镇。^①从秦州到高平，水洛城是必经之路。该城就是今甘肃省庄浪县，在张家川西北，与王真保墓地相距甚近，也就是王庆云称帝的所在。到今年十一月，莫折念生派卜朝去进攻泾州，王庆云是同卜朝一道去的将领。此事见于《魏书》卷61《薛安都附薛峦传》。传称：“正光五年，莫折念生反于秦州，遣其别帅卜胡（即卜朝）、王庆云等众寇泾州”。《通鉴》卷150置此事于是年十一月。但此后不久，卜朝就为高平镇人所杀，高平镇转属胡琛。^②王庆云从此长期不见其活动记录，直到北魏孝庄帝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六月，才突然出现王庆云称帝于水洛城的记载。可能他是在卜朝死后就退入秦陇，扼守水洛城。因为水洛城是从高平或平凉入陇的要冲，是秦州北面的屏障。^③据《魏书》卷59《萧宝夤传》云：

时有天水人吕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后与兄众保于显亲，聚众讨念生。战败，降于胡琛。琛以伯度为大都督、秦王，资其士马，还征秦州，大败念生将杜粲于成纪，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贤于水洛城，遂至显亲。念生率众身自拒战，又大奔败。伯度乃背胡琛，袭琛将刘拔，破走之”。

吕伯度背叛莫折念生事件发生在孝昌二年。从这件事与上述卜朝被杀事件看来，秦州与高平两支义军之间的关系在开初阶段不是和好的。从秦州方面来说，在水洛城布防是很自然的。王庆云应该就是协助莫折普贤守水洛城的将领。吕伯度事件以后，秦陇地区仍然为莫折念生所控制，到孝昌三年（公元527年）九月，莫折念生为叛徒杜粲所杀。十二月，骆超又杀杜粲，向北魏投降，秦陇方面情况不太清楚。^④可能王庆云就是在这个时候抵制了杜粲、骆超的叛变行为，而据守水洛城建号称帝。

王庆云被称为“略阳贼帅”，^⑤根据地又是属于略阳的水洛城，他应该就是略阳人，与休屠人王真保可能是同族同宗。这可从王庆云又被称为“白马龙涸胡”，^⑥而王真保墓志中有“龙腾白马”一语得到一点消息。《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云：

初，蜀以汶山西五郡北通阴平、武都，故于险要置守。自汶山、龙鹤、冉駹、白马、匡用五围皆置脩屯牙门。

又据《宋书》卷38《州郡志》益州南晋寿太守兴乐令下注引《晋太康地记》云：“本曰白马，属汶山”。《晋书》卷14《地理志》上，益州有汶山郡，领县八，其中有兴乐县，即白马的改名。晋时的汶山郡当在今四川北部的松潘茂汶一带，那么白马也就应该是在这里。^⑦北魏时在这里还设置过白马戍。^⑧上引《华阳国志》的“龙鹤”，也就是“龙涸”，^⑨有时

① 见《魏书》卷9《肃宗纪》。《通鉴》卷150“卜朝”作“卜胡”。

② 《魏书》卷9《肃宗纪》正光五年十一月，“高平人攻杀卜朝，共迎胡琛”。

③ 后来宇文泰破侯莫陈悦也是走水洛城这条道路。见《周书》卷1《文帝记》。

④ 《魏书·肃宗纪》孝昌三年。

⑤ 见《魏书》卷75《尔朱天光传》

⑥ 见《魏书》卷10《庄帝纪》永安三年。

⑦ 1972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第49图，在甘肃文县和四川松潘之间，还有个地名为白马。

⑧ 《魏书》卷71《淳于诞传》：“孝昌初，以诞行华阳郡带白马戍主。”

⑨ 《集韵》：涸，遇各切，音鹤。

也作“龙鹞”)。《魏书》卷27《穆亮传》云：

除都督秦梁益三州诸军事，领护西戎校尉、仇池镇将。时宕昌王梁弥机死，子弥博立，为吐谷浑所逼，来奔仇池。……于是率骑三万次于龙鹞，击走吐谷浑，立弥承而还。

这个地方北魏时长期为吐谷浑占领。吐谷浑在那里封有“龙涸王”。《周书》卷50《吐谷浑传》云：“天和初，其龙涸王莫昌率众降，以其地为扶州。”《隋书》卷29《地理志》上，周昌郡嘉城县下注：“后周置，并龙涸郡及扶州总管府”。隋代的周昌郡，相当于今四川北部的松潘到甘肃的文县一带。^①所以白马和龙涸是属于同一地区，互相邻近。那里历来是民族杂居的区域，各种民族迁移往来无定。因曾居白马而得名的有白马氏^②，白马羌^③及白马胡。^④王庆云的祖先大约也是曾居留于白马即龙涸，因而获得“白马龙涸胡”的称号。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王庆云被称为“胡”，说明他不是氐或羌。那么王庆云的祖先可能就是所谓“龙腾白马”的休屠族人。这也可以从卜朝得到一个旁证。卜氏是匈奴大姓须卜氏所改。^⑤屠各族中也有姓卜的。^⑥卜朝可能就是秦州的屠各即休屠族，王庆云和他同民族，所以一道活动。

略阳的屠各和居住当地的氐、羌、汉各族联合起来反抗北魏统治的事件曾经发生过好几次。^⑦最著名的一次是北魏宣武帝正始三年(公元506年)王法智的起义。《魏书》卷19上《济阴王小新成附元丽传》云：

时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吕苟儿为主，号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泾州人陈瞻亦聚众自称王，号圣明元年。诏以丽为使持节、都督、秦州刺史，与别驾杨椿讨之。苟儿率众十余万屯孤山，列据诸险，围逼州城。丽出击，大破之。便进军水洛，贼徒逆战，丽夜击走之。行秦州事李熙破苟儿于孤山。

据《魏书》卷58《杨椿传》，吕苟儿是羌族，陈瞻也是屠各族。当时吕苟儿据守孤山，陈瞻是在泾州。那么据守水洛城的应该是王法智。由此可见，水洛城是王姓休屠族(也就是屠各族)活动的中心地点。王庆云的以水洛城为根据地，难道与此没有联系吗？

所以王真保与王庆云应该有同族同宗的关系。如果这个推断不误，那么“大赵”就应该是王庆云建的国号，“神平”是他的年号。由此对大赵政权建立后派人持节去王真保墓前“望坟追赠”并埋下志石的行动就好理解了。并且由于王真保的祖先王石虎、王擢与前赵、后赵都有密切关系，对“大赵”国号的由来也可以获得恰当解释。

也许有人要问：《魏书》上明明记载王庆云是在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六月称帝，怎么可能在他称帝以前一年就派人去追赠王真保并记下年号呢？我们认为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王庆云开始是称王而不是称帝。称王也可以改国号立年号。到永安三年，万俟丑奴义军失败，万俟道洛率领余部投奔他的时候，才又称帝，所以《魏书》把此事记于永安三年。另一

①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即定松潘为龙涸所在地。

② 见《后汉书》86《南蛮西南夷列传》。

③ 见《后汉书》87《西羌传》。

④ 见《华阴国志》卷8，《大同志》：“泰始十年，汶山白马胡恣纵，掠诸种中。”

⑤ 《北朝胡姓考》146页。

⑥ 见《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初编386页，有屠各卜姓。

⑦ 同上391—393页。